

我敬佩的父亲

□马培江(河南平顶山)

我的父亲名叫马焕保,1909年出生,1982年去世,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祖辈生活在河南省睢县南四十五里的赵庄村。经历了军阀混战、农民革命运动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动荡时代,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兴修水利。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运动,从不计较个人安危,带头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,是我敬佩的榜样。

1944年,日本侵占了我省大部分地区,所到之处,烧杀奸淫无恶不作。当时,在村北八里路之远的河堤镇上,驻守了许多日本兵,赵庄村与河堤镇之间一河相隔,日本兵经常到河南岸侵犯老百姓。我父亲是民兵队长,11月的一天夜晚,北风呼啸,我父亲和小马楼村的翟效悄悄过河桥,摸到敌营,撂倒两个日本哨兵,收获两支步枪,当敌人发现时,他二人已过桥返回赵庄村。

领导抗日的当地干部任秀铎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,他向上级反映了父亲英勇杀敌的事迹,父亲得到了表扬。经任秀铎等同志介绍,我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我的家乡睢县是淮海战役中睢杞战役的主战场,商丘是支前总站,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支前队长的重任。在他的带领下,全村青壮年踊跃报名,争当支前队员。每户都将自家的独轮推车重新修理,找出最结实的木棍和麻绳,做成一个个担架。我的母亲打扫房间,磨足面粉,做好支前准备工作,随时迎接解放军伤员的到来。

我的父亲永远忘不了抢救伤员的经验。战场上,前方炮声隆隆,杀声震天,后方支前老百姓护送伤员的车轮滚滚,担架成行,电影《车轮滚滚》就是描写他们支前的故事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到各战壕接伤员,用独轮木车推、担架抬的方式,将伤员护送到安全地带。我的父亲经常一副担架抬两名伤员,如果遇到崎岖难行的沟壑,父亲就背着伤员,一步一步甚至匍匐前进。在一次护送伤员时父亲左腿受伤,从此落下跛行的毛病。

当时我家已是七口之家,奶奶年老,妹妹年幼,剩下我们姐弟三人也只是十岁上下,本身就是度日如年。为保障伤员的营养,母亲推磨,筛出细一点的面粉专门给伤员做饭,我们把磨剩下的麸渣拌点野菜蒸蒸吃。12岁的姐姐帮母亲推磨,8岁的姐姐到地里挖野菜、拾柴火。我家住房少,父母亲就在院子里搭一个草庵,我们住在草庵内,腾出房子供伤员住。

淮海战役前后几年时间里,我家几乎天天都住有伤员,有的住在我家长达两年。

父亲常将解放军英勇杀敌的故

事讲给孙辈们听。每当孙辈们趴在他腿上,摸着他的伤疤时,他总是感到无限的自豪和光荣。在父亲的记忆中,抬担架、救伤员的经历如昨日发生一样,记忆犹新。

我家村北三里路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,名叫惠济河。此河西北起自开封市,与黄河相连,经睢县流入淮河,历史上经常发生水灾。

1957年夏天,这条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水灾。大水来势凶猛,犹如一头饥饿的猛兽,瞬间吞噬了睢县城墙,冲垮了河堤,万顷良田和村庄变成一片汪洋。

大水过后,政府决定立即重修河堤。父亲被选为挖河筑堤的队长,他扛着红旗,担着箩筐,背着行李,带着挖河筑堤大军,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惠济河岸奔去。

修河筑堤的任务是分段包干责任制,每个队分一段任务。当时国家困难,既无拨款,也不能提供任何机械,所有费用全部由挖河小分队队员设法解决。队员跳进河水,一锹锹挖出河水中的泥土,放在岸上的箩筐内,一担一担运到河堤上。我的父亲虽已年近半百,腿部又行动不便,但是他毫不示弱,处处走在前边。

随着工程的推进,难度也与日俱增。冬天冰冻路滑,夏天泥泞难行,堤高坡陡,泥车又重,随时有连人带车翻到河里的危险。这时,父亲就亲自拉车,让其余同志在后面推车,以防出危险。

父亲领导的本村修堤小分队和沿河几十里路的筑堤大军一起,硬是靠顽强的意志,经历了严寒酷暑,在惠济河岸上筑起了几十里长的雄伟大堤,保护了一方百姓的生命安全。

尽管他的肩膀被磨破了无数次,他的双腿近于不能走路,当看到他们修建的河堤经受住1964年特大洪水考验时,他心里是快乐幸福的。我的父亲收获了“兴修水利劳动模范”和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光荣称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父亲是村办夜校的校长,他腾出自己的住房,用自己的油灯点亮了教室,照亮了参加夜校学习的年轻人的心,为合作社生产队培养了记工员、会计和百楼乡卫生院院长张学荣、睢县县医院院长马焕道。他当生产队长时,各家粮食大囤尖小囤流。

我的父亲是一位忠厚的农民,他一生头顶蓝天日晒,脚踏厚土农田,用长满厚茧的双手耕耘一生。在大家生活最困难时,他宁可自己少吃餐饭,也要拿出一部分粮食帮助别人。直到临终时,他说出最后的心里话:坚决听党的话,跟党走。要勤劳,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

父亲虽然走了,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让后辈们受益终生。



七一感怀

□虚谷斋主(河南平顶山)

百年华诞信党亲,一路前行感党恩。
入党誓词岂敢忘,辛勤工作只求真。
不谋功地惊天绩,唯做合格无愧人。
虽逾古稀蹄自奋,晚霞余热胜青春。

文庙守护者

□姚辞多(河南平顶山)

文物不言,自有春秋。看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的消息,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。

父亲也是一名“文物保护者”。郟县县城南大街上有一座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元年的官方文庙,是孔子的专祀庙宇。文庙的东南隅有一座文奎楼,文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,是主宰文章兴衰之神。对于家门口的文庙,父亲研究得很深,专门为自己取笔名“文奎”。他常说“一部文庙史,半部文化史”,对他而言,文庙是神圣、肃穆、崇敬的地方,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,在那里似乎可以忘却现实的一切。在我小时候,父亲总是喜欢带着我逛文庙,给我讲儒家思想的“仁者气象”和“天地情怀”,讲文庙的历史文物价值,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影响我。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爱听这些,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喜欢比武打仗游戏,希望长大了当军人、做将军,跃马扬鞭、驰骋沙场。

有一年学校翻修,我们被临时安排到了文庙后面的职业高中上课,文庙成了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那段时间,文庙管理混乱,连个像样的围墙都没有,放学后大家经常在文庙里玩耍,折树枝、上房子、揭瓦片、烧木头,大成殿前“二龙戏珠”的龙陛石都裂成了几块,很多石碑石刻都被掀翻在地,看起来很是破败。有一天玩得过晚,父亲来学校找我,发现我们在搞破坏后,父亲猛地出现在我面前,拎小鸡似的把我抓起来,直接一记耳光打倒在地,然后对着其他人一顿呵斥。大家都被父亲的举动震住了,顿作鸟兽散。那天父亲在文庙里面收拾到很晚,还拉着我专门给文庙的看守人道了歉。

回家的路上,父亲讲了一个故事。解放战争时期,陈赓将军率领的陈谢兵团曾在河南省的中西部作战。1948年初,陈赓来到叶县视察。视察结束后,陈赓问及叶县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,叶县民主政府的范离县长介绍了叶县“八大景观”,陈赓听到县城东关有12块古代的碑刻

时,便要范离领他去看看。当看到黄庭坚手书的《幽兰赋》时,陈赓向大家介绍说:“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黄庭坚手书的《幽兰赋》。我们应该爱护它们,尽快把房子修缮一下,将这些石碑妥善地保护起来,日后好交还给人民。”这时,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,严酷的战斗还在继续,范离有些顾虑:“现在我们还在打仗,部队流动性很大,是不是等我们站稳了再说?”陈赓不容置疑地说:“我们现在打仗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将来。建设新中国,同样需要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你马上去办吧!不只是这些石碑,其他文物也要好好保护。”

讲完后父亲说:“我们今天能看到、能感受到几千年前的文庙,就是无数个像陈赓将军一样的革命前辈经过浴血奋战守护下来的。你想当兵,陈赓将军就是你的榜样,保护文物、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保家卫国……”我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的痛心。

父亲为此专门写了一篇《走进郟县文庙》——“这是今天古文物的叹息,也是它们从心底发出的呐喊。许多人认为在和平年代文物不需要保护,这是多么幼稚而又可悲的想法啊,一些破坏分子正是看中了人们的这一心理,才敢肆意盗墓;一些人因意识不到它的珍贵,才把自己的铁锹伸向了长城的砖瓦;一些旅游者也正是忽略了这一点,才在珍贵的文物上涂鸦刻字,以示留念;一些房产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就把高楼大厦凌驾于历史的脊梁之上……保护文化遗产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,让我们携起手来,从自己做起,从现在做起,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!”

后来,我专程去过叶县县衙,见到了《幽兰赋》石碑,在那里,我仿佛看到了陈赓将军庄严肃穆的形象,也看到了父亲在文庙里悄然泪下的背影。

如今,我喜欢带着儿子到文庙,给他讲文庙的故事,讲《幽兰赋》石碑的故事。我希望能够给他种下保护文物的种子。这是责任,更是使命。

